

無限艱辛話成長

馬延齡

我編友聲週年感

本刊從創刊迄今，已經兩年，這兩年之中，一共出版了二十一期。本刊雖在篳路藍縷中成長，可說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」，以內容來說，雖然包括特稿、論評、特寫、徵文、校史、掌故、隨筆、校史鱗爪、交大風、友訊、圖片、友聲服務、貧病捐款報告表，同學錄補正等等專欄，似乎還談不上什麼風格。至於我編本刊唯一的南針，就是秉着同學會的使命，希望海內外的校友，雖然天南地北，遙隔關河，只要藉着這座精神橋樑，仍能了解彼此間的生活情形，不因時間地域的關係，而隔核了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」的友愛精神。

本刊作者，以齒德俱尊的老學長居多，他們在百忙之中，抽出的一份寶貴的時間來為本刊撰文，

這是何等的難能可貴呢？尤其這些懷舊勵新之作，不僅啓人以思古之情，使後生發奮為雄，而且予人以親切之感，溫情可飲，深值感激。筆者爲了不敢過份偏勞幾位老學長起見，所以在本刊十六期卷首來了一篇呼籲性的文字，期望二五十四○級的同學多多為本刊撰稿，結果收效頗宏。說來抱歉，我對這些熱愛本刊的作者們，雖也不乏文字之交，但有的只見過幾面，有的只通過一兩封信，最感遺憾的，其中大多數都還素昧平生！

本刊除了本會校友熱心愛護之外，還有許多會外人士，常用最景慕的眼光來珍視它，這一點，是筆者足以告慰於諸位讀者的。

談到「編務」，是一齣相當吃

力的重頭戲，因為責任不輕，只好任勞任怨的埋頭苦幹。本刊經費雖少，每期發行一千冊，除了稿費無法付出外，尚敷維持。惟有稿件的來源令人大費周章，每期至少要寫二、三十封求救信，以借錢的方式向許多識與不識的校友們求援，結果投稿的依舊少得可憐。假定本刊真發生嚴重稿荒時，事實上也就面臨了束手無策和一籌莫展的地步，難道好意思硬着頭皮讓本刊漏湖脫班嗎？萬不得已，也得搜索枯腸來自拉自唱一番。這一點，難免頗有鋒頭主義之嫌，好在本刊沒有稿酬。「事非經過不知難」，不是過來人，不易了解筆者這本苦經的。

作了編輯，首先要認清自己的責任，同時也不能忽視刊物本身的意義與價值。尤其編輯工作，絕不像旅行家在遊山玩水時拍幾張照片那麼輕鬆寫意，假定沒有鑑別作品好壞的能力，廣泛的常識，以及增刪潤飾的編排經驗，可能要感到處處棘手；假定編

者沒有刻苦耐勞的體魄，熬夜的生活常年累月下來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要慎終善始的話，也是不容易的。此外須要頭腦精細和週密，如果心粗氣浮的話，一定會把稿件弄得漫無條理，或者是對編排校對工作感到枯燥無味時，勉強來作這種苦事情，非得怨氣冲天不可，假定編校時不認真，只是敷衍塞責就付印，出版後豈不錯舛百出？所以編輯一定要培養工作的興趣和熱忱，以及奮鬥到底和永不灰心的精神。

一年來，本刊的缺點自然很多，但筆者們心自問，頗能虛心接受各方校友的批評指責和建議，並且已經遵照改進了不少，只以限於人力物力，仍然有許多想做也應該做的，始終未能做到或做得不夠，本刊專任編輯部門工作的僅筆者一人，（本期紀念特刊由校慶籌備委員會聘請楊裕球、黃棣、葉佩蘭段清濤許俊袁駮諸位學長協助編務）到此為止，編務可以告一段落了，將來的友聲

成就和效果呢？這一點，還要看下屆編輯和全體校友願否繼續努力和通力合作，假若厭憚煩勞，恐怕還是難竟全功的。

筆者膺命濫竽本刊筆政經年，這並不是在編輯工作上有所恃無恐，而是遇到了當仁不讓的事情不忍袖手旁觀，筆者不敏，從不敢妄想作一個好編者，但我能下決心作一個忠實的編者，一年來我忙碌於這種剪刀漿糊的瑣屑工作中，其內心充滿了無窮的歉疚！苦苦思維，其所表現的一切，相差校友們的期望依然很遠，但是，在人手不足和種種困難中，我已經毫無保留地貢獻了整整一年的心力，功乎？罪乎？在此姑不置論。借此機會，敬向愛護本刊的學長們求教，請指示本刊以後應走的正確的路途，再者，我應該感激以前的編者，他們已經為本刊打下良好的基礎；更寄望在我以後的編者，肩起編輯任務，使本刊展開更燦爛輝煌的一頁，謹此預祝！

一九五四年四月三十日
於臺北

本刊徵稿簡約

- 一、本刊以聯絡各地同學感情，發揮人情世事之理解，充實個人修養，舉凡學術性、社會性、文藝性之稿件及有關母校之校史、掌故、母校生活之回憶、各地校友動態、人物素描、生活素描、工作經驗、讀書心得等均所歡迎。
- 二、內容務求意義正確，文字數不拘。
- 三、來稿有刪改權。
- 四、來稿刊載與否，除預先聲明者外，概不退還。
- 五、來稿請寄臺北郵政信箱第五六六號本刊。